舌尖上的故乡

高一五班宋子涵

当舌尖上的美妙邂逅故乡的思念，甜蜜与苦涩、美妙与断肠……一并袭来，心中的那些留在故乡的点滴回忆便窜涌上来，我轻闭双眼，恣意地，任由它们，温暖我的灵魂。

——题记

故乡在安徽蚌埠，但那座不大的城市却并没有徽地所特有的烟雨与唯美；相反地，因为工业化的缘故，那个城市，在我的记忆中，从来都充满了霾与烟尘。但即便如此，我对那儿——倒不如说是那儿对我，从来都是弥足珍贵的，只因——那是我的故乡。

自小，每年春节，我都要随父母回到蚌埠，回到我的外公外婆身旁。清楚地记得外公外婆住在一个名为“老财院”的院落，房子很旧也不大，是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便入住了的老“古董”，但在我看来，却十分温暖。“老财院”一出门左拐，便会进入一条长长的胡同，胡同里充满了故乡所有的生食、熟食、野味、烧烤，应有尽有。于是，那便成为父亲魂牵梦萦的“宝地”。常常可见的情景是父亲一路辛苦小跑着提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野鸭、乳鸽、亦或水库鱼——不用说，准又是从那条胡同淘来的宝。到了晚上，在厨房忙活了一下午的父亲便会端上一桌“纯天然”的饭菜，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比他在深圳做的好吃。

我的生日是在每年的二月五日，巧的是，二月五日恰是我出生那年的大年初一。于是，我得以幸运地在家乡度过每一年的生日。每到那天，我最挚爱的外婆，就会到胡同里唯一那家名曰“老约翰”的蛋糕店去捧回她早已预定好的大蛋糕。然后，在我睁开朦胧睡眼的那一刹那，点上蜡烛，屋子里飘满了蛋糕的芳香与生日歌的回声；两个可爱的表妹，蹦蹦跳跳，嚷着快点儿吃蛋糕……那真是无比幸福的刹那！

故乡便是如此，温暖、包容，无比美好！

临至离别，返回深圳，外公都会找离去胡同口给母亲买上一大包“散子”——那只是一种极简单的零食：给面条撒上油和盐，往油锅里一丢，再出锅时，便已是焦黄的泛着香气和热气的“散子”了。母亲对“散子”的热爱，简直到了夸张的地步，哪怕会把行李箱全搞上油，她也会固执地将一大包“散子”全部带回深圳。这种简单的美食，在深圳是决然没有的。每每见到她抱着“散子”满脸陶醉时，我总忍不住讥讽她怎么沉迷于如此简单的食物，她总说：“因为这是故乡的味道。”我努努嘴，表示不屑，心里倒是在盘算着怎样从她手里抢一根过来。

然而好景不长，两年前的那一天，外婆走了。外公成了孤家寡人，没有了家。要说房子，自然还是在那儿的，甚至还包括一套他俩一天都没住过的位于黄山的新居。但他心中的房子，也许已随着外婆的离去而早已崩塌了。他如今，流转于我们家，我的二姨、小姨三家之间，于是，过年的时候，我也再无机会回到那熟悉的“老财院”，吃上那熟悉的可口的野味、蛋糕和“散子”了。只有去年暑假回蚌埠二姨家小住时，她才被我央求着带着我回了一趟“老财院”——新的电视上立着外婆的遗像；台柜上，已盖上厚厚的一层灰了，我有些颓然的坐在沙发上，突然发觉屋子异常的清冷。至此，我明白，那个心中的故乡，已永远成了过去时。

也许成长，便不可抑止的会伴随着失去与痛惜，但我只能坦然接受，谁让它们，曾经美好！

后记：言至最后，方觉有些跑题，但能写出一个心中完整的故乡，我很满足！